

# 年味，是藏在归途里的期盼

□ 张虎翼

“塞北残阳，是他的浓妆，一山松柏做伴娘，锣鼓声声正正，爆竹声里落尽一地红……”一首《东北民谣》共情了多少在外漂泊的游子。

临近年关，思乡之情愈发浓烈……

年少不知山河路远，而今识尽乡愁滋味。远方的游子们年底最期盼的，就是回家。

手机“叮”一声，家庭群里传来哥哥抢票成功的截图。连续几天对于“能否回家”的忐忑终于落下帷幕。妈妈眼角堆叠的皱纹顿时舒展，连电视里的广告音乐也变得悦耳起来。

看，这就是我家的“年味预报”，比任何APP都准。

就连抢票的焦虑，如今也成了“甜蜜的前奏”。哥哥在群里晒出“候补成功”的截图，幸福几乎溢出屏幕。远在全国各地的表哥表弟，虽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团聚，也相约打开视频，“云团聚、云碰杯”。年味，就这样顺着网线，流淌成一片欢乐的海洋。

年轻的时候，过年总想往外跑；除夕夜在北京长安街闲逛，在上海外滩与万人一同跨年。照片拍得精美，朋友圈点赞无数，可心里某个角落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就像喝遍了网红奶茶，最想的还是家里那把大茶缸泡出的、浓到发苦的茶——那是家乡的味道，是走到哪儿都惦念的根。

原来，看过世界“大”的空，才更懂家里“小”的好。

当火车站渐渐聚满背着行囊、披星戴月踏上归途的游子，团聚的喜悦在心头荡漾。此时，拥挤车厢里那些五大三粗的父辈身影，也让人觉得亲切了许多。

看过世界的人，最想回家。因为家里藏着期盼……

家的一端，手脚已不再麻利的母亲，天微亮就开始收拾屋子，清理每个角落，只为迎接那个常年牵挂的孩子。院门口静静伫立的老槐树，在北风中摇曳枝条，仿佛在迎接从小看到大的小主人归来。

这份期盼，是厨房里妈妈永远嫌你“碍事”却非要你尝尝咸淡的唠叨；是客厅壁龛里那两朵摆放了几十年的假花，被妈妈擦了又擦，在过年时也显得格外鲜艳的时光印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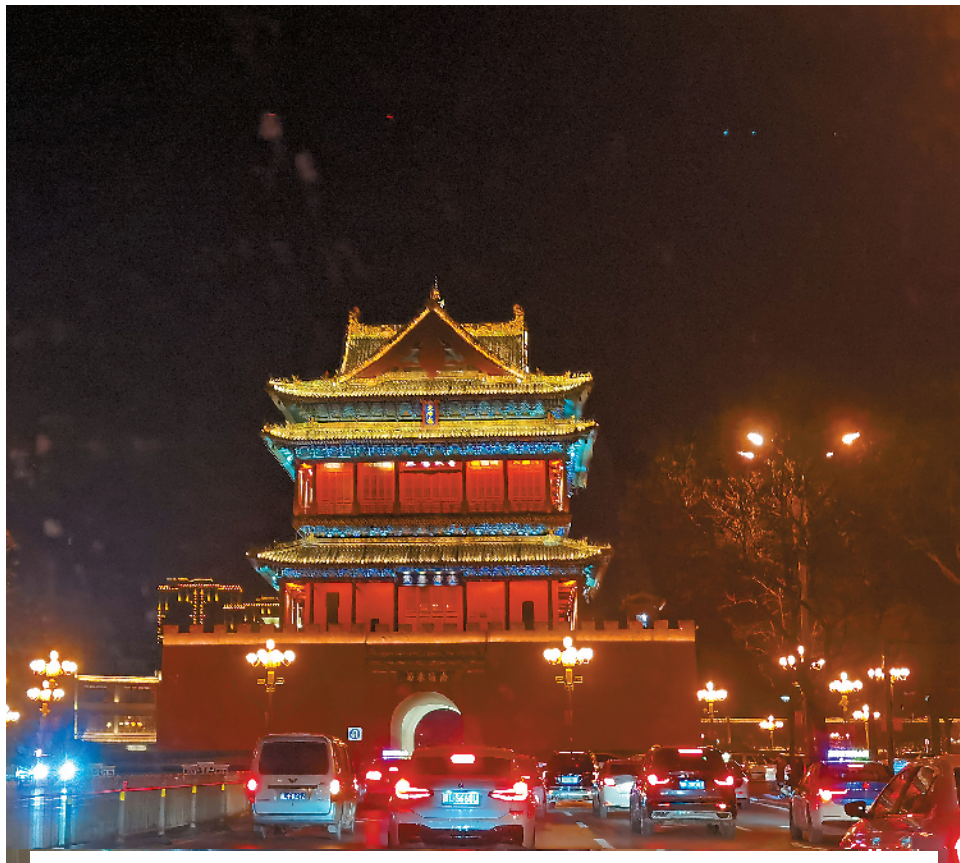
年味是什么？它是尝遍世间百味后，依然会为一口家常菜心动的悸动；是走过千山万水，依然要奔赴的那场名为“家”的盛会。

年，不是一个具象的日子；年味，也不单是一种味道。它藏在奔赴团圆路上，藏在阖家相伴的点滴里，藏在那份对幸福的期盼与珍惜中。

归家时近乡情怯，待到返城之后，家的味道又像一颗酸涩的枣，让人一想起便眼眶发热，冷不防落下几滴滚烫的泪。而年味，却永远烙印在心中。

相聚的热闹散去，离别的不舍漫上心头——这也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：有欢聚的沸腾，便有分别的依然；有奔赴幸福的急切，便有幸福过后的回味。

那些为年味筹备的时光，那些相聚的温暖，那些离后的惦念，共同拼凑出新年最珍贵的模样。



□ 李彬恺

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，这句流传千年的山西民谣，一响起便拉开了三晋大地过年的序幕。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山西的年俗如同汾河水般绵长，沉淀出最具烟火气的新春底色，编织出一幅鲜活的民俗画卷。

山西的年，离不开一盏盏流光溢彩的彩灯。从腊月下旬开始，家家户户就忙着筹备挂灯事宜，晋南人挂彩灯，讲究“早挂早旺”。小年过后，全家老少齐上阵，将彩灯挂在院门、屋檐、廊下。大门两侧要挂一对大红灯笼，寓意“开门见喜”；屋檐下要挂一串走马灯，灯转起来时，灯面上的图案仿佛活了过来，象征“时来运转”。夜幕降临，家家户户点亮彩灯，而城里的彩灯则更为璀璨，LED灯串缠绕在树枝上、建筑上，形成一道道灯光长廊，热闹非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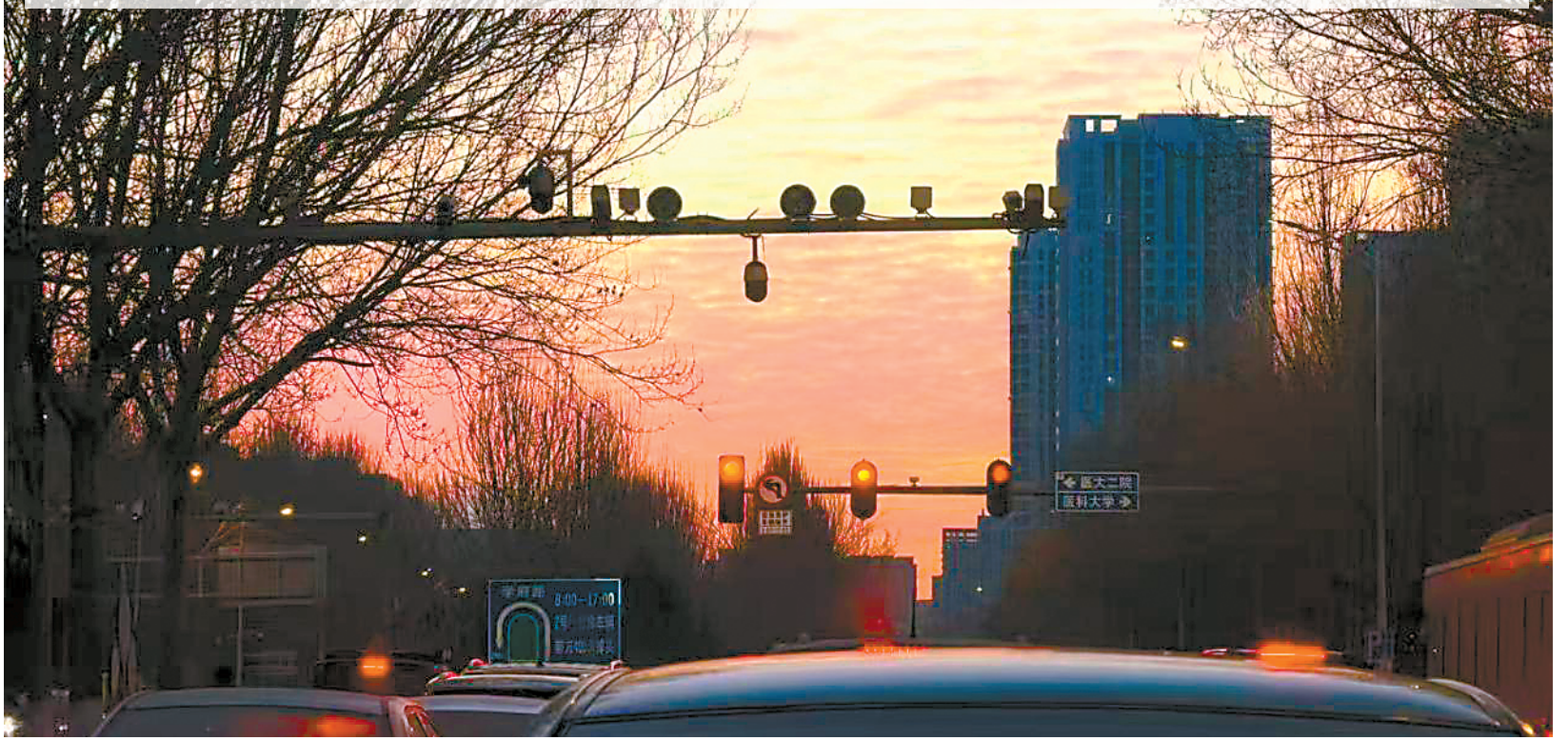
晋南人家的年事筹备处处透着股讲究劲儿。“二十四，扫房子”是不变的规矩，灶台、屋梁、墙角都要擦拭得一尘不染，寓意“除陈布新”。过了腊月二十五，家家户户的油锅都开始忙碌起来，炸麻花、炸麻花、炸油糕、炸酥肉、炸丸子……这些传统的油炸美食，不仅寓意着富足与吉祥，更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。蒸花馍，是山西过年最具仪式感的筹备，更是三晋人家年味的核心载体。相较于其他地区，晋南的年馍制作更显古朴厚重，枣山馍是绝对的主角——把面团搓成长条，盘旋成“山”形底座，层层叠叠插上红枣，顶端捏出莲花、如意的造型，蒸好后色泽金黄、枣香浓郁，既是祭祀祖先的供品，也是晚辈拜年时的贵重礼物。

除夕这天，一家人贴福字、挂年画，家家户户的院门上鲜红的春联。集市上，商贩的叫卖声与置备年货人群的讨价声映照着烟火气。团圆饭桌上，必须摆上完整的枣山馍，家人分食，寓意“共享福气”。除了饺子，还少不了一盆热气腾腾的“油炸糕”，取“步步高”之意。用黄米面包裹红豆沙，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酥脆，金黄的糕体，裹着豆沙或枣泥，咬破酥脆的外壳，内里是烫而软糯的魂。

大年初一，街头巷尾早早响起了鞭炮声。人们穿上新衣，带着枣山馍、太谷饼走亲访友，见面第一句话便是“过年好，恭喜发财”。从正月初一到十五，运城解州关帝庙、临汾尧庙等地的庙会接连开场，庙会主要有民间祭祖活动、老文化系列主题灯展、天塔狮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以及传统祭祖表演。十里八乡的人们穿戴一新，扶老携幼涌向庙会，把新春的喜悦推向又一个高潮。庙会上的“摸福字”“系红绳”等习俗也颇受欢迎，红绳上挂满了人们的心愿，随风飘动，成为庙会一道温暖的风景，将年味推向极致。

在山西，过年是一场盛大的文化盛宴，处处洋溢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民俗风情。它们相互交织，共同构成了山西独特的年味，让人们在辞旧迎新的时刻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，也为新的一年注入了满满的希望和活力。

## 晋地新春，年味悠长



## 雪落松江畔，年在心归处

□ 车础丞

每到岁末，北方的年味总是从一场雪开始。于我而言，年是清晨透过被阳光浸得暖洋洋的阳台向下俯瞰望到的雾凇，是松花江面上缥缈的薄雾，也是街巷里渐渐热闹起来的烟火气。

记忆里的吉林春节，总带着浓烈而踏实的仪式感。进入腊月，家家户户开始忙碌——早市上红灯笼高高挂起，冻梨、冻柿子摆满摊位，空气里混着糖炒栗子和炖肉的香气。我们家的年味，多半从父亲研究他口中那些“绝版”的酒店菜谱开始，平日爱琢磨，过年前更是提前几天备料、排工

序，专做几道费时费力的硬菜；我和母亲则负责贴春联、挂灯笼，把年的红火一一装点起来。北方的冬天很冷，但厨房升腾的热气，总让屋子暖得让人不想离开。

除夕夜，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候。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，窗外不时传来烟花绽放的声响。长辈讲着过去的故事，晚辈说着新年的打算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慢下来。午夜钟声响起，我们把早已包好硬币的饺子端上桌，在热气腾腾中迎来新年的开始。

如今再看家乡的年，总觉得它既传统又厚重。从窗外此起彼伏的烟花声到屋里热茶与笑

谈，从红火的对联到窗外的万家灯火，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人们，一年辛劳过后，最重要的还是团聚与守望。

春节对我来说，是对家的思念，是对过去一年的告别，也是对未来的期许。新的一年，无论是在家中与亲人围坐的餐桌旁，还是在大飞机事业的一线岗位上，我们都在期许更好的明天。也许不能年年守在家门口，但心中的那份“年味”，会一直陪伴我前行。

雪落松江畔，年在心归处。年味渐远，人又各自奔忙，我也将回到岗位，也期待下一次推开家门时，依旧是熟悉的灯火与笑脸。

## 年的声音

□ 刘晗睿

我家的年，是从奶奶的叫声开始的。

不是那种需要回应的呼喊。只是隔着院子，隔着门，轻轻地叫一声名字，声音落下去，很快又被收走。她并不等答复，转身继续做事，仿佛那一声只是顺手放出来的，与手里的活计一样自然。

从知道我们要回来的那天起，这样的叫声就会多起来。她在厨房、在院子、在整理东西的时候，偶尔念到名字，像是在确认什么，又像只是让这个家提前习惯有人回来。

从年开始的前两周起，她会拿出一张很长的纸。纸被折过很多次，边缘已经发软。她写得很认真，一行一行，从要买的东写到要做的菜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分得清清楚楚。哪天炖汤，哪天吃面，哪天清淡一点，都被提前安放好。那张纸常被放在桌角，她时不时拿起来看看，又添一笔，好像年是可以反复推敲的。而后，随着她不断地采购，那张纸一点点变短，直到消失不见，年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到来了。

而我，往往这时候还在路上。

记忆中，年都是在移动中缓慢靠近的。飞机

穿过云层，窗外的雪山安静地铺展开来，像一条没有声音的界线，把这一年尚未完成的部分留在身后。落地的时候，空气一下子变得熟悉——不属于南方的冷风迎面而来，让我不由得开始深呼吸。还没真正进城，街边的烟火气就已经先一步迎了上来，一串烤羊肉的香味在风里停留片刻，又被带走。每到这时，我总会意识到，年已经在前面等着了。

但这几年，回家的路在悄悄变化。曾经需要反复绕行、精打细算时间的行程，如今变得更加顺畅而清晰。车子驶得更稳，灯也更亮了，距离被重新丈量过。路在变短，心却反而慢了。我在这样的行进中感受到一种踏实——那既是家乡变化带来的，也是被时代推着向前的一种安心。

我12岁离开阿克苏。之后的每一年再回来，都像是一场早已铺开的盛宴。

不是因为菜多，而是因为人多。幼时的朋友，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再次出现；看着我长大的长辈，会拍拍我的肩，说一句“你回来了”。他们的脸在记忆里似乎停留在某个位置，直到再次相见，才让人察觉时间已经悄悄改写了细节。有些人添了白发，有些人身边多了孩子，有新的生命被抱进怀里，又被小心地介绍给每一个人。

时间有时候显得很慢，慢到让人以为它什么都没带走。可它又总是突然的，突然到某一次回家，你发现自己不再被安排坐在哪里，而是被问起“接下来打算怎么办”；你开始替长辈端菜，开始在他们的叮嘱里听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。那些变化没有被宣告，却会在不经意间，一一出现。

年，就是在这些变化里，一年一年地展开的。



## 童年之年

□ 杨科

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苏北农村，每逢过年热闹非凡。那时我还是八九岁的孩童，爷爷奶奶还健在，父母也正当壮年，关键是伯伯兄弟姐妹多。

那个时候也是真穷，只有中秋和过年才能好好吃顿肉，而只有过年，家族里才会集中杀两头年猪。那时候每逢过年，所有晚辈都会齐聚在爷爷的老宅。忙年，也是一年相聚时妈妈和各位婶婶最重要的事，奶奶带着她们一起包包子、蒸馒头、炸丸子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丸子，都以素白菜和素萝卜丸子为主，把白菜和萝卜彻底剁碎，用粗布包起来用力挤压，沥掉里面的水分，再和面粉和在一起，加上简单的调味料，就可以开炸了。那味道香飘四野，哪家开始炸丸子了，整个村都知道。而我们这些馋虫，早就等候在灶台边，前两锅丸子出来，不会有任何剩余，已然吃个半饱。这时候妈妈和婶婶就会赶我们走，每次台词如出一辙：吃饱了等等就没肚子吃肉和鸡了。然后我们识趣地一哄而散，跳绳的跳绳，打陀螺的打陀螺，放烟花的放烟花，掐架的掐架。

记得那是1996年，9岁的我搞了个双响爆竹

二踢脚，也叫高升，看电影小兵张嘎得了后遗症，就想测试一下它的威力，是否能够炸开砖墙。二踢脚每次燃放都是“啾”“啾”，飞得老远，炸得老响。我不敢放，就偷偷把二踢脚放灶台里，二脚忙年的时候烧灶台成功点燃了我预藏的二踢脚，轰通两声巨响，草锅被炸得飞起来，接下来二脚满脸草灰地跑出来，大喊：哪个调皮的把高升放灶台了？听闻巨响的伯伯们也放下手中的茶杯和扑克，从堂屋跑出来确认发生了啥事。我们这些小孩也矗立在老宅前的打谷场上，在其他堂兄妹都懵圈的时候，我爸成功锁定了我脸上那副坏笑。先拿起门口的平底鞋，又立刻放下，拿起赶鸭子的细柳条，朝我冲过来。经过实际验证，我成功收获两条经验：二踢脚只是炸得响，炸不开砖砌的土灶；由于压强的原因，细柳条打人确实比用鞋底打人疼，一抽一个血印子。后来我成为了大飞机飞行测试工程师，搞起了飞行试验。我爸也每每得意地说：猪羊怕杀人怕打，要不是我以前揍得凶，他怎么会考上大学。

童年的年，物资很匮乏，故事却很多，因为无拘无束。童年的年，挨打很多，却很快乐，因为血脉相连。童年的年，爷爷唤名如在耳畔，家人丁兴旺，和气温情如在眼前，让人无比怀念。